



## 四十年来家国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xiangjiangzhoukan@163.com

## 回乡偶记

肖功勤

8月的城市酷暑难当，让人忍不住想逃离。今年的年假，我没有去外地旅游，而是选择了“故乡游”。

我的故乡在武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我们这儿鸡一叫，三个县都能听得到。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经济状况差，乡亲们要买一包盐、一斤煤油，甚至几枚针、一个小线团，都得挑着农产品步行到毗邻的洞口县黄桥镇或者隆回县桃花坪集市上卖掉后，才能购回日用品，生活多难呀！而今，故乡变化的点点滴滴令人振奋。

车驶在故乡的水泥路上，目光所及之处草木葱茏，翠色欲滴，扑面而来的清风清爽宜人。村中新楼错落有致，墙黛瓦青，既有农家的传统风貌，又呈现出新农村的勃勃生机。走在洁净的村道上，不经意间看到村旁一家颇有特色的便利店。最引人注目的，是店外一侧白墙上装有一面电子大屏幕，不停滚动播放着经营范围和服务项目，告知人们店内不仅销售烟酒食杂和日用品，还代办医保、社保缴费、小额贷款，代垫付养老金，代收快递物件及网上代购等。小店的功能，已大大超越往昔县城供销社的作用了。

我饶有兴致地走进店里。这是一家夫妻店，丈夫小曾，妻子小向都有文化，小曾还是村委会主任。他们说，现在的便利店不单做小买卖，还替乡亲们填各类表格上报办手续办证等等。货架

上、货柜里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柜台前桌上的电脑、刷卡机尤为显眼。小曾在认真签收快递公司送来的物件。我脱口说：“现在村里人也兴网购啦？”小曾笑道：“这些都是替乡亲们网购的，逢年过节更多。”

说话间一位年轻人兴冲冲赶来领取网购的空调机，乐呵呵地对小曾说：“夏天不再怕热了！”

小曾含笑告诉我，这年轻人前是困难户，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前年邻村一位在广东发达的村民回来办服装加工厂，小曾推荐这位年轻人去打工，现在他家经济状况改善了，买了电视机，又装起了空调……

一位大叔进店来，小向忙起身关切地问：“叔，你的脚伤好了吗？”大叔连声说：“好多了，好多了！多亏你们夫妻替我争取到保险金，治得及时，好得也快。”小向忙问道：“保险金不是争取来的，你参加了工伤保险，上山摔伤了脚，按规定理赔，我们只不过帮你整理材料上报！”大叔连声道谢，接着掏出银行卡要取钱。小向刷卡点钱给他。大叔笑哈哈地说：“银行办在家门口，存钱取钱都方便！”

走近村外开阔处，六叔正在用铁皮斗车装运垃圾。六叔对我说：“现在村里的垃圾集中管理，专人清理，我们村子整洁美丽，会和城里差不多的。将来你退休就回村子里来住吧！”

天色渐黑，村道上闪烁着明亮、火红的中国结夜灯，好似燃烧的火焰，点亮了漆黑的夜，照亮了晚归的路。

## 小玩具里的大变化

北雁

一天被妻子叫着去购物，结果我却在超市的玩具角沉迷了。

一位家长正带着小男孩选购“和谐号”玩具火车，那自动运行的小火车可以背古诗、播音乐、讲故事，接着亮起了绚丽的灯光秀，欢喜得小男孩一下子手舞足蹈地叫了出来。那一刻我不禁泪流满面。我终于看到居然也有这么一天，在我们自己孩子的玩具堆里，越来越多地出现国人引以自豪的中国元素。这是一件多么令人豪迈的事！

是的，如今孩子的玩具里不仅有“和谐号”，还有“辽宁号”“神舟十号”、K6轰炸机和99A主战坦克，以及仿真版的大型起重机和挖掘机等等。支撑着这些小玩具的，是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拥有了越来越多令世界瞩目的大国重器，都是我们国家日益繁荣富强的重要显性标志。

过去，孩子们放在床头的玩具大多打着“进口”烙印，“变形金刚”“奥特曼”“唐老鸭”“机器猫”“芭比娃娃”……这些玩具的背后还反衬着我们国产动漫影视的冷清和惨淡。如今，除了昔日百看不厌的《大闹天宫》和《西游记》，我们已经拥有一系列精彩的动漫影视陪伴孩童成长，更多孩子开始玩具有本土特点的玩具，如“猪猪侠”“帮帮龙”“美羊羊”“光头强”“大头儿子”“巴拉拉小魔仙”，甚至光头强的头盔、猎枪、电锯和小熊饼干等各种道具，这些

在超市和淘宝网页占有大面积的空间。

在我8岁女儿的房间，有许多中国玩具，如成都的木牌脸谱、潍坊的风筝、江南的折扇、鲁迅故居的戒尺和小铁环、大理的白族霸王鞭、彝族的小手鼓等等，每件都被她视若珍宝，精细地收拾在一起，把房间装饰得展览室一般。她收藏那些憨态可掬的玩偶，可以整整一上午或一下午在一起玩，和那些娃娃说话，给它们穿戴打扮，玩过家家游戏，这些玩偶可能是陶瓷做成的“花木兰”，泥塑的小娃娃，丝绵做的吉祥猴、发财狗、大熊猫、金丝猴，木头做的民族娃娃，有白族、彝族、傣族、藏族、瑶族……这么多大小物件，有的是她自己进超市淘的、外出旅游买回来的，也有叔叔阿姨出远门带来的纪念品。还有一些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吉祥物，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乐羊羊”等等。每次盛会的举办，这些吉祥物和纪念品不仅充当了孩子们的玩具，还被制成陶俑、木雕、橡皮娃娃和泥塑，被印上书包、帽子、衣裤、鞋面和书页，陪伴一代代孩子长大，成为千家万户最值得留恋的珍藏。它们寓示着我们国家已拥有承办各种盛大集会的能力，中国在一次次盛会中不断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小玩具里的大变化，不仅展现了中国新时代的全新气象，更在孩子头脑中植下了伟大的“中国梦”。



## 大樟树下的那座小屋

——忆彭燕郊先生

肖欣

9月2日，是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的诞辰。今年是他98岁冥寿，他去世整整10周年了。

1950年，30岁的彭燕郊由北京南下长沙，再也没有离开过湖南。无论怎样的动荡沉浮，他始终将自己彻底交付于诗与美，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58载湖湘春秋，被炽热而纯粹的、殉道般的诗歌激情与信仰浸透着，支撑着，并未随着诗人的离去而枯萎。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岁月依然青葱丰盈、亮堂堂，如华枝春满，皎皎明月朗然在天。



## 微雪中的岳麓书院，初闻彭燕郊

2000年元旦，我去岳麓书院采访研究员、诗人江堤，完成一个关于千禧年与千年书院的报道。午后飘起了小雪，我们坐在古朴的小办公室说着话，江堤忽然提到彭燕郊这个名字：“你一定要去采访他。”原本一直笑眯眯的江堤说起“彭燕郊”时，突然收敛神情，似乎是极小心地搬出一件收藏于心、分量极重的珍宝。

过几天，我请熟识彭燕郊先生的旭东兄带我去采访。原来，我家离他的住处只隔了一条马路。走进省博物馆大门，左拐上一个斜坡，在一棵大樟树下再左拐数米，迈过几步小台阶，就能望见诗人的家门。

小屋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简陋朴素。满屋子书柜，满柜子书。书太多太重，书柜的木板甚至被压弯。有的书柜腿瘸了，用几块砖头垫起来……

当时80岁的彭先生面容清瘦，神情舒展，坐在深褐色的旧沙发上，微微昂着头，带着似乎要倾听这个世界秘语的神情，笑起来则像个天真的大孩子。采访中，他的思维敏捷而开放，谈锋颇健，站得高看得远。

## 那张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旭东兄带上摄影记者又去了小屋，准备为彭燕郊先生做一个专访。

彭先生特意换上了一件细条纹的浅灰色西装，刮了脸，下巴上不小心还刮破了一点皮。那天天气很好，小屋温暖而灿烂，阳光从门前的窗口照进来，照见坐在窗前一张小书桌前的彭燕郊，清瘦而精神的脸亮堂堂的，他的笑声也仿佛闪着光，被暖意的春风送出很远。

那天我们还翻拍了墙上醒目位置的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彭燕郊穿着白衬衣和笔挺的西裤，披一件开衫，和一头短发的夫人张兰馨并肩站在山岗上眺望远方。风吹得彭先生的头发向上扬起来，吹得彭夫人的衣襟像鼓起的帆。那是刚到长沙的彭燕郊夫妇留下的一张意气风发的合影。

彭燕郊10多岁参加新四军，在严酷与苦难中，淬炼成颇有影响的“七月派”诗人，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担任《光明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50年5月彭燕郊南下长沙，成为湖南大学深受学生喜爱的“王牌教授”。这张照片留下的，是彭燕郊夫妇最珍贵的瞬间。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生活一如岳麓山上红艳艳的秋之浆果，有着历经风霜之后的甜美。没想到5年后他因“胡风案”被带走，关押21个月；接下来，是长达23年的底层生活：失去公职，在街道工厂当翻砂工、油漆工……

如今每次登岳麓山，我都会想起那张黑白照。

## 铁树，虎耳草，探过肩头的粉红月季花

我时常下班后顺路捎带些报纸、图书去小屋，陪两位老人聊聊天。

小屋门前是一大片空地，也长着一株高大的樟树。总觉得斜坡前那棵樟树与屋门前这棵樟树也成了熟悉的老朋友，有一种温暖的心安。

彭燕郊夫妇喜欢花草，用大大小小各式花盆种了不少。两三株铁树不过是瘦瘦的几杆叶子，斜斜着挺出去，颇有一种凛然。还有一盆矮小的绿植，一簇簇椭圆的小绿叶上交织着几道浅白，叫不上名字。有一次我特意问先生，他笑着说，这是虎耳草，特意补充：“就是沈从文《边城》里写的虎耳草呢。”此后，每读

《边城》，读到虎耳草，我会想起那天先生的笑容。

小屋门前，还种了几株月季花，枝条抽得颇高，一看就是没经过修剪的“自由派”。有一次，我和旭东兄一起去小屋，同行的摄影家朋友抢拍了一张照片。我们三人坐在小屋门前不知聊到什么话题，都笑得很开心。彭先生的笑容更是灿烂，一朵粉红的月季花从他的肩后探出头来，像是特别为先生打开一个粉红的麦克风。人们都说花也是灵性的，懂得爱它的人的深情，它要特别将先生的笑声放大，为我们永恒地留下他那一刻的响亮与畅快吧。

年过八旬的彭燕郊像年轻人一样保持着对新鲜世界的好奇心，乐此不疲地和朋友们聊天。我其实是个不太喜欢串门的人，却是大樟树下小屋的常客。那时，我偷偷写了一些不成型的小说片断。我向来对自己的文字很不自信，羞于示人，有一天突然有了勇气，带一大叠稿子跑去小屋请先生指教。先生自然是鼓励的，还就其中一篇提了具体的建议，要我好好修改，投到有影响的杂志去。过了几天，我接到电话，先生读到我为写的一篇文章，特意为我复印了一套关于杜甫的资料，还送我两摞已捆好的图书，一套《傅雷译巴尔扎克名作集》，一套《茨威格文集》。

这两套书至今仍放在我书柜中最醒目的位置，一抬眼就能看到。这是彭先生对我的点拨和鞭策。

当年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能随时去小屋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多么珍贵。我浪费了先生多少宝贵的时间，他可是一个连做梦都在写诗的人呀。那株粉红的月季花，也许是要提醒我呢……

## “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非常温暖，也最感人”

从岳麓山脚下一直到湖南省博物馆，彭燕郊走到哪里，就会把诗歌和美带到哪里。似乎他的家有一种神奇的文化魔力，吸引着那些热爱诗或做着不一样梦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1979年，重获自由的彭燕郊赴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先生回忆：“每天晚饭后，少则五六位，多到十一二位，都喜欢到我这里来，来得早些，就一起到屋后的北山散步，来得晚些，就聊天直到要就寝时才告辞。”

北山，是我熟悉的小山坡。我曾在湘大求学四年，入校时先生已退休定居长沙，无缘亲睹当年先生的风采。那时，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井喷期，写出了一大批好的作品。他还以极高的热情，倡议并策划主编《诗苑译林》丛书，从1983年至1992年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冰心、郑振铎、施蛰存等大批翻译名家齐聚丛书之中，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这为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关键的参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新诗的构成与格局。

从岳麓山下到北山脚下，那些当年和彭燕郊一起散步、聊天，陪着他去各地访友组稿的年轻学生，今天已成为全国诗坛、新闻出版界等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心目中，彭燕郊是永远的精神导师，是关于诗、关于爱、关于美的启蒙者。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振声所说：“彭燕郊对后辈特别地亲近。他的家里像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样，后辈包括年轻的学者川流不息。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非常温暖，也最感人。不带任何世俗功利，就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一种人格的吸引，一种相互的打开、照亮、提升。”

## 他像一枝被青春朝霞托举着的荷

2007年5月26日，又一个草木青翠的春天。彭燕郊回到湘潭大学校园，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彭燕郊诗文集》在这里举办首发式，

也成了彭燕郊与他的诗友和学生们最后一次大聚会。

他仍像坐

在小屋里的木沙发上一样，微微昂着头，身子稍稍向前，倾听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嘉宾们发言，倾听湘大旋梯诗社的学子们朗诵他的诗歌。旋梯诗社，是近30年前他开风气之先为这座校园里爱诗的年轻学子们办起来的，并以他的诗歌《旋梯》命名……

报告厅里坐得满满的，四周都是青春的闪亮面容，我特意坐到最后一排，远远地看着主席台上微昂着头的彭先生，恍觉此刻的他就像一枝五月的清风、被青春的朝霞托举着的荷，一枝修出了莲子般清苦而圆润诗心的荷。那些鲜活的诗句星星一样闪着光，摇曳着、晃悠着从书本里跳出来，从窗外的芭蕉叶上涌进来，悄悄攀上他的肩膀，花朵般盛开在他的胸前。它们都是诗人一辈子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花与果。

对于命运多舛、多次罹无妄之灾的诗人，诗歌是他自我救赎与超越的唯一。66岁时，他几乎以生命为代价创作长篇小说《混沌初开》；十年后，他创作出长诗《生生：五位一体》，编选诗文集时，86岁的他竟在两个星期内重写这首长诗，改为《生生：多位一体》，将诗由400多行扩展到700多行，创下了中国诗歌写作的奇迹。在彭燕郊命名为“寒斋”的小屋里，他的诗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中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带着诗人的呼吸、体温、睡梦中的颤动，也落满了小屋里亮到深夜的灯影，飘荡着窗前一叶片樟树叶的清香……

樟树下的小屋，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世间确乎有这样一种纯粹强大的精神力量，火炬一样可以传递，热烈而深沉；繁星一样，可以仰望，辽阔浩瀚，没有边际；春风一样，可以感发、召唤出莫大的也许不自知的力量。

## 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美的种子

“诗歌是我的第一生命。我无法想象没有诗歌的生命会怎么样。我随时觉得我写得不够，写诗时我仿佛看见眼前有一首很美很好的诗，但写下来却不是那么理想。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改。我出身一个大家族，周围的环境黑暗腐烂，我从诗里寻找到一种特别的力量抵御这一切。是诗歌让我觉得生命仍有意义。真正的诗歌是现实的折射，生命的歌唱。这是我一生的创作追求，从来没有改变。真正的诗人也应当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人。一个人如果是真的就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是香的，人家怎么臭你也是香的，是臭的硬要说香也不行。所有的苦难、污蔑、冤屈都会过去，永远存在的是你的作品，你的信念、你的理想都在其中。选择了艺术，就意味着一种献身。这一生我问心无愧。”

这是2000年春天，我初见彭燕郊先生时，他谈到自己时所说的话，记录在我写的《诗·人》一文中。18年后重读这一段话，我惊觉，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如此坦诚、如此真切地夫子自道，为自己画了这一幅灵魂肖像。“这一生我问心无愧”这八个响当当的字，我也是要到18年后重读，才读出它的金石之音，读出那份深沉坚毅、不可辱没的生命尊严。

我常想，彭燕郊先生的58年湖湘岁月，对于湖南诗歌、文学和文化意味着什么呢？湖南是有着深厚诗歌底蕴的热土，屈原行吟湘楚大地，开创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有着诗人、大学教授、出版家、民间文学研究者等多重身份的彭燕郊先生，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美的种子，将如何影响汉语诗歌的未来风景呢？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